

# 回顧德國漢學家賈柏蓮孜漢語語法等論述

## Thorough Dilettantism: Rethinking the Works of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徐約和 (Joerg H. Huesemann) 撰，簡肇均 (Chien Chao-chun) 譯\*

### 一、前言

著名的德國漢學家也是漢堡大學首席漢語及歷史學家，奧托·福蘭閣 (Otto Franke, 1863-1946) 曾在 1911 年出版過一本論文集。這本論文集除了收納他早期發表關於中國與西藏的研究成果外，還附上一篇針砭德國漢學家的文章。在這篇文章，福蘭閣批判了德國漢學的發展歷程。內容中，他稱呼德國漢學界在 19 世紀最後 25 年為「半瓶醋」時期，因為當時的漢學家們缺乏適合研究中國的方法，他們的漢語能力以及對中國文化的知識也相對匱乏，因為只局限於文學及語言學的研究。<sup>1</sup>

所有福蘭閣批判的漢學家之中，賈柏蓮孜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也名列其中。按照福蘭閣的說法，賈柏蓮孜的漢學研究恰恰妨礙了德國漢學的發展，因為賈柏蓮孜只研究漢語，對中國文化一竅不通。<sup>2</sup>

直到今天，賈柏蓮孜在德國漢學界仍是享譽盛名的語言學家及漢學家。他能夠擁有這樣崇高的學術地位，主要根據他在 1881 年出版的《漢語語法》一書。當代德國漢學家何莫邪 (Christoph Harbsmeier) 就大力推崇賈柏蓮孜的語法書，他甚至認為「這本書依舊是研究漢語的最佳教材之一。」<sup>3</sup> 與此相反，福蘭閣對於該語法書的看法有顯著的不同。雖然這是一本具備德國的完整性與

\* 作者為德國萊比錫大學東亞研究所漢學系助理教授，譯者現為德國萊比錫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1 Otto Franke,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Beiträge zum Verständnis der politischen und kulturellen Entwicklungs-Vorgänge im Fernen Osten. Mit einem Anhang: Die sinologischen Studien in Deutschland* (Hamburg: C. Boysen, 1911), p. 358; p. 366。福蘭閣從歐德理 (Ernst Johann Eitel, 1838-1908) 借用了「半瓶醋」一詞來形容當時的德國漢學界，後者曾在 1873 年使用它作為一篇文章的標題，刊登在《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 上。E. J. Eitel, "Amateur Sinology," *The China Review* 2.1 (1873): pp. 1-8。歐德理的文章是對那些只能依賴西方著作 (諸如耶穌會傳教士留下的紀錄) 的漢學家們，進行既批判又諷刺的評論。「有了這套學術機器在手，我們的半瓶醋漢學家覺得自己像個巨人，隨時準備對任何文學侏儒開戰，而且完全有資格放下任何漢語問題的規則。」Eitel, "Amateur Sinology," p. 2. See also: Norman J. Girardot,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 153-155。

2 Franke, *Neubildungen*, p. 365.

3 Christoph Harbsmei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VII, Part 1: Language and Logic in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9。傅敏怡曾寫過一篇有見地的研究論文，內容主要關於賈柏蓮孜在漢語語法以及語言學的著作。在這篇文章中，傅敏怡討論了賈柏蓮孜對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的語言學方法造成哪些潛在的影響，還有他對漢語的意見正在改變，特別是在漢語的分類上。Michael Friedrich, "Literary Chinese,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and Synchronic Linguistics," in Kenichi

系統性的作品，福蘭閣卻視這本語法書為空談理論的著作，完全無助於理解漢語的文本。福蘭閣進一步指出，為了深入研究中國的語言與文學，漢學家應該具備精通漢語語法以外的學問，例如：實務教學的知識、體驗中國式的思維模式、熟悉中國人的倫理與道德價值觀，以及可能從當代中國接觸到的一手資料。<sup>4</sup> 根據福蘭閣的說法，正因為賈柏蓮孜缺乏這類的研究旨趣與學問，以至於他翻譯的作品非常地糟糕。

2014年12月，正值萊比錫大學東亞研究所歡慶一百周年紀念之際，本所舉辦關於回顧萊比錫大學東亞學的歷史淵源及其發展的研討會；同時，更藉此機會討論漢學界近年的研究趨勢。儘管成立於1914年，萊比錫大學的東亞研究所仍是德國漢學界歷史最悠久的學術單位之一，並且可以追溯到賈柏蓮孜被任命為德國首位東亞語言教席的1878年。隨後在萊比錫的十一年（1878-1889），直到他被派任為柏林大學的東亞語言暨語言學教授之前，可以說是他短暫的生命中著作最豐富的時期。<sup>5</sup> 無疑地，賈柏蓮孜就在這段時間撰寫他《漢語語法》，也是最具影響力的漢學著作。然而，當總結賈柏

蓮孜對萊比錫漢學界及其他方面的貢獻時，其他與中國有關的著作也不該被忽視。

在這篇文章中，將介紹賈柏蓮孜的生平以及他的漢學研究，特別是聚焦在那些鮮為人知的作品。以賈柏蓮孜為例，我也想討論學術圈不斷追求新的研究領域是否真的重要？或者應該對往日的大師及其研究方法表達敬意，對漢學研究來說，這樣或許是更好的起點。

## 二、生平事蹟

1840年3月16日，喬治·馮·德·賈柏蓮孜誕生於圖林根州（Thuringia）的葆施威茨鎮（Poschwitz），是著名語言學家漢斯科農（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07-1874）<sup>6</sup> 的次子。在耳濡目染之下，幼年時期的賈柏蓮孜連同其他四位手足都深受父親的語言學研究影響。每天早上，漢斯科農都隱居在葆施威茨鎮的城堡從事研究工作；只有他的子女被允許進入這座城堡的書房。<sup>7</sup> 尤其是他的滿語和蒙古語研究更是引領歐洲風氣之先。雖然他並未實現小時候的夢想，學會「世界所有

Takashima, and Jiang Shaoyu, eds., *Meaning and Form: Essays in Pre-Modern Chinese Grammar* (Munich: Lincom Europe, 2004), pp. 43-55。尤其是翁有禮（Ulrich Unger, 1930-2006）的著作，對於漢語語法在後來語法研究的影響進行一般性討論。Barbara Meisterernst, “Chinesische Grammatikstudien seit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in Kennosuke Ezawa, Franz Hundsnurscher, Annemete von Vogel, eds., *Beiträge zur Gabelentz-Forschung* (Tübingen: Narr Verlag, 2014), pp. 261-276。

4 Franke, *Neubildungen*, p. 365.

5 Wilhelm Grube,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in Kennosuke Ezawa, and Annemete von Vogel, eds.,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Ein biographisches Lesebuch* (Tübingen: Narr Verlag, 2013), p. 33。顧路柏又名顧威廉（Wilhelm Grube, 1855-1908）曾先後在聖彼得堡和萊比錫，分別拜在俄國漢學家瓦西里耶夫（Vasily Pavlovich Vasilyev, 1818-1900）和賈柏蓮孜門下為弟子。後來，他服務於柏林的民族學博物館並於1892年被任命為「特聘教授」。雖然他是一位令人信服的候選人，可是他始終未曾被任命填補賈柏蓮孜於1893年死後，遺留在柏林大學講授東亞語言暨語言學的空缺。Hartmut Walravens, Iris Hopf, eds., *Wilhelm Grube (1855-1908). Leben, Werk und Sammlungen des Sprachwissenschaftlers, Ethnologen und Sinolog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7)。

6 目前，市面上有多本介紹賈柏蓮孜的傳記。除非特別註明，關於賈柏蓮孜的生平事蹟，本文係參考以下三篇研究論文：Martin Gimm,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zum Gedenken. Materialien zu Leben und Werk*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3); Manfred Taube,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 seine Herkunft und seine Zeit,” in Kennosuke Ezawa, and Annemete von Vogel, eds.,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Ein biographisches Lesebuch*, pp. 235-249; Wilhelm Grube,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pp. 29-34。

7 如同陶貝（Manfred Taube）描寫的，漢斯科農指派他的子女簡易的語言學任務，類似短篇的翻譯工作。此外，由於漢斯科農的私人圖書館吸引很多學者造訪葆施威茨鎮的城堡，為了一窺漢斯科農的私人研究並與主人交換意見，因而待在那裡。Taube,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pp. 241-242。

現存的語言」，<sup>8</sup>但那些經過他編寫的語法調查涵蓋了大約 100 種語言，顯示他願意獻身於研究以及好學不倦的態度。

毫不意外地，他的孩子們都培養出語言學習的興趣，尤其是天資聰穎的賈柏蓮孜。他從 8 歲就開始學習英文，而且他的父親還將各種歐洲語言，其子音推移的歷史和道理介紹給他。賈柏蓮孜寫道，自從他想學習漢語，他的父親就將著名法國漢學家雷暮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於 1822 年出版的漢語語法書（*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贈與他，作為 16 歲的生日禮物。隨後，漢斯科農又將法國漢學家儒蓮（Aignan 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的兩本研究著作贈與賈柏蓮孜，分別是於 1828 年出版的《孟子》（*Mengzi*）譯本以及 1842 年出版的 *Exercices pratiques d'analyse, de syntaxe et de lexicographie chinoise*（《漢語語法與辭典的分析》）。<sup>9</sup>雖然明確地展現出對語言學的研究興趣，賈柏蓮孜還是依循著家族的傳統，在耶拿和萊比錫大學研習會計學與法學，畢業後服務於薩克森州的司法機關。

與他的父親一樣，他覺得在公家機關坐辦公室的工作既枯燥又乏味，因而在工作之餘持續自己的研究工作。經過辛勤的耕耘最終讓他完成了博士論文，一篇以周敦頤（1017-1073）的〈太極圖〉為主題的研究論文，也是首部西文譯本於 1876 年問世。<sup>10</sup>然而，為了撰寫這篇學位論文和其他的漢學研究，一種重要的輔助工具被賈柏蓮孜頻繁地使用，那就是漢語文本的滿語翻譯。<sup>11</sup>

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後，賈柏蓮孜開始尋找大學的相關職缺。他曾經主動向薩克森州教育部提出申請，希望有關當局能夠在萊比錫大學增設漢語、日語和滿語的教授職位，而且他還毛遂自薦作為候選人爭取這個職缺。這個請求受到任教於阿拉伯語系的福萊施教授（Heinrich Leberecht Fleischer, 1801-1888）的大力支持，直到兩年後於 1878 年被任命為萊比錫大學東亞語言的「特聘教授」。<sup>12</sup>雖然他的薪水不高也沒有很多學生選修他的課，<sup>13</sup>如果不談他的財務問題，賈柏蓮孜似乎十分滿意自己在萊比錫的生活。<sup>14</sup>他所有關於中國的重要著作，包括：語言、語法以及文化等主題，都完成於他住在薩克森州的這段

- 8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als Sprachforscher," i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ed.,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Leipzig.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38* (Leipzig: S. Hirzel, 1886), p. 219.
- 9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als Sprachforscher," pp. 239-240. 雷暮沙的語法書，其全名是：*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hoa c'est-à-dire, de la langue commune généralement usitée dans l'Empire chinois*。
- 10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太極圖 Thai-kih-thu, des Tschou-tsi Tafel des Urprinzipes, mit Tschu-hi's Commentare nach dem Hoh-pi-sing-li. Chinesisch mit mandschurischer und deutscher Übersetzung,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 (Dresden: Commissions-Verlag R. v. Zahn, 1876).
- 11 賈柏蓮孜認為滿語的譯本是既準確又可靠的；此外，這也是他瞭解中國文學的捷徑（他使用「橋樑」這個詞彙）。Georg von der Gabelentz, "Mandschu-Bücher,"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henceforth: *ZDMG*) 16 (1862), p. 538。為了瞭解關於滿語在漢學研究所扮演的角色，賈柏蓮孜與父親有過一次討論：Martin Gimm, "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sein Sohn Georg und die Rolle des Manjurischen für das Chinesischstudium im 19. Jahrhundert," in Kennosuke Ezawa, Franz Hundsnurscher, Annemete von Vogel, eds., *Beiträge zur Gabelentz-Forschung* (Tübingen: Narr Verlag, 2014), pp. 277-292。
- 12 賈柏蓮孜曾寫過多封書信給他的姊姊和故舊，信中抱怨他的「萊比錫事務（Leipziger Angelegenheit）」進度緩慢。Martin Gimm,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pp. 40-41 (FN 110)。
- 13 在寄給他的姊姊及母親的信件中，他曾提到三位學生選修他的漢語語法課（1879），四位學生選修他的日語課（1884），三位學生在柏林選修他的漢語課（1889），以及八位學生選修滿語課（1889）。Taube,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p. 243 (FN 70)。
- 14 然而，如同陶貝和稽穆（Gimm）指出，他似乎對萊比錫大學同儕的鑑賞匱乏感到有些失望，當時萊比錫大學是德國語言學研究的中心，最著名的學者為新語法學派（Neogrammarians），語言學的萊比錫學派。Taube,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p. 246; Gimm,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pp. 54-55。

歲月，而這些文章都可以在當年的出版品找得到。<sup>15</sup>不過，當柏林大學提供一個教授職缺、附帶有利於事業的皇家普魯士科學研究院的院士身分時，這樣的條件對他來說實在太誘人，所以他在 1889 年告別了萊比錫的生活。可是，他在柏林的生活並不順遂。他的第一段婚姻以離婚收場，並且罹患膀胱問題之苦。雖然他在 1891 年再婚，但他的健康卻在此時開始亮紅燈，這個情況顯然折損了他的研究動力，所以僅僅完成兩篇漢學的作品。由於長年深受膀胱相關的病痛折磨，使得他接連經歷兩次外科手術，最終併發肺炎，這些病痛導致他逝世於 1893 年 12 月。

賈柏蓮孜的畢生之作有近 100 篇文章和專題文章遺留至今，其中約有三分之一與漢學相關。此外，他發表過的 200 篇評論中，約有一半與亞洲有關，包含 65 篇聚焦於東亞地區。這些數據讓他成為德國漢學界在 19 世紀末產量最多的學者之一。<sup>16</sup>

### 三、賈柏蓮孜對中國及漢學的看法

當賈柏蓮孜開始從事東亞研究，特別是鑽研漢語和中國文化的研究時，漢學在歐洲的學術圈仍是一個既新

穎又尚待開發的學科。大部分關於遠東的知識基本上還是根據耶穌會教士留下來的紀錄。這些耶穌會教士也是最早接觸漢語的西方人，他們往往接受當地的基督徒協助，將許多漢語文本翻譯成各種外語。<sup>17</sup>當時的啟蒙思想家將中國視為一種「正面的反證」；因為相對於歐洲而言，這個存在於東方的文明帝國，證實了即便沒有上帝和教堂也可能發展出高度的文化。19 世紀，許多知識份子改變了以往對中國的正面印象；中國曾被許多西方思想家看作活的博物館，一個嘗試變革卻失敗的國家，而且每個方面的發展都遭受挫折。<sup>18</sup>儘管如此，19 世紀同時也標示著西方對於中國進行學術研究的開端。

直到 1814 年，巴黎的法蘭西學院才設置漢學的教席，並且任命漢學家雷暮沙擔任西歐第一位漢學教授。<sup>19</sup>至於德國方面，雖然自 1833 年以來，東方學家威廉·碩特（Wilhelm Schott, 1802-1889）曾於柏林大學開設過漢語課。在賈柏蓮孜於 1878 年升任東亞語言暨語言學的教授之前，德國大學並沒有設置東亞學的教席。<sup>20</sup>

正值 19 世紀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勃發之際，這股風潮也吹向德國的學術界。因此，賈柏蓮孜不意外地在他就任教席的首次演說中，強調漢學及語言學對國家利益的重要性，其內容日後發表名為〈東亞學與語言學〉

15 請參閱附錄：事實上，他搬到柏林之後，他只有發表兩篇漢學的文章，反而撰寫有關柏柏爾語的文章。

16 Klaus Kaden, and Manfred Taube, "Bibliographie für Hans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in Kennosuke Ezawa, Franz Hundsnurscher, Annemete von Vogel, eds., *Beiträge zur Gabelentz-Forschung*, p. 125.

17 德國的中國研究發展概要：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68); Helmut Martin, and Christiane Hammer, eds., *Chinawissenschaften – 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 Personen, Perspektiven*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99);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pp. 1-18。

18 對於早期漢學發展的概要，可以在這裡找到：Helwig Schmidt-Glintzer, *Sinologie und das Interesse an China*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7), pp. 5-37。

19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p. 26-28. Hartmut Walravens, *Zur Geschichte der Ostasienwissenschaften in Europa: Abel Rémusat (1788-1832) und das Umfeld Julius Klaproths (1783-1835)*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9), pp. 13-20.

20 Hartmut Walravens, *Wilhelm Schott (1802-1889): Leben und Wirken des Orientalist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1), 99-118。根據羅梅君的說法，碩特早在 1833 年夏天就已經在柏林大學開設有關中國的課程。Mechthild Leutner, "Sinologie an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in Karol Kubicki, and Siegwald Lönnendonker, eds., *Die Kultur- und Ethno-Wissenschaften an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Göttingen: V&R unipress, 2011), p. 81。羅梅君指出，賈柏蓮孜主要感興趣的是一般語言，並且對漢語情有獨鍾。Mechthild Leutner, "Sinologie in Berlin. Die Durchsetz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Disziplin zur Erschließung und zum Verständnis Chinas," in Kennosuke Ezawa, and Annemete von Vogel, eds.,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Ein biographisches Lesebuch*, pp. 293-294。

的文章。他指出，自雷幕沙被任命為漢學教授以來，法國漢學家在東亞研究方面曾獨領風騷近半個世紀，直到他們第一的地位被英國所挑戰。然而，賈柏蓮孜寫道，自威廉·碩特的任命以來，德國人的精神也在這個領域展現出獨一無二的天分。他希望外國學者在中國研究的成就可以吸引更多德國人研究無比豐富的中國文學，並且強調在其他的科學事務上，德國人沒有向鄰國學習的慣例！儘管此時中國西化的腳步不如日本，但相較於印度與伊斯蘭世界，賈柏蓮孜看到東亞地區擁有近似歐洲、卻具備更多政治與經濟方面的潛力。<sup>21</sup>

對他來說，東亞研究是一種不可估量的研究領域。「它的首要任務，就是字義最廣泛的文獻學研究」。<sup>22</sup>然而，作為次要的研究範疇，他提到語言學研究，這類研究可以使人類語言類別的知識得以廣化與深化。因此，為了避免從誤解產生衝突，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應該扮演開創性的角色，洞察外國民眾的想法並且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特別是中國文學研究可以提供外界學習更多與中國文明有關的機會。雖然中國與西方世界彼此獨立地發展，當自己沈浸於充滿漢語的環境時，西歐人可能忘記自己正在面對未知的異國文化。「不久，我們的幻想將引導我們要對他們平滑的、丹鳳眼的臉龐，以及從遠方出現看起來像木偶突然轉變為熱心的人，展現出同情的感受」。<sup>23</sup>他看到中國文學受到社會上每個階級、每個省分與甚至每個民族部落之影響。各地都衍生出有地方特色的文學，使得來自社會基層的異質力量對抗來

自上層菁英統一化的影響。<sup>24</sup>

賈柏蓮孜尤其欣賞兩種文學的類型。第一種是史類文學，當他將此類文學視為一種涵蓋 4000 年、可以採信的歷史紀錄。此外，這些歷史的內容向他證明，中國絕對不是一個不變的、停滯的國家。「這個帝國和它的人民掌握了歷史，綜觀歷史的長流，人們的思想持續發展、政府的類型、社會的習俗和環境皆被重新塑造，對於接受新發明和制度的管道同樣暢通無阻，或許發展的速度比西方來得慢，但發展的力道幾乎與西方同樣劇烈」。<sup>25</sup>這樣的說法出現在賈柏蓮孜的著作內容，他站在反對的立場，駁斥中國是停滯迂腐的文明，然而這種偏見普遍存在於 19 世紀的歐洲知識圈。

賈柏蓮孜提到的第二種文學類型是小說作品，他稱之為「活潑的知識領域」。他欣賞中國的長篇小說，因為小說融合了奇幻虛構的情節與完整寫實的內容。這些文學作品，他深信如鏡面般反映了當時的中國民俗。<sup>26</sup>對於從未親身遊歷中國的賈柏蓮孜來說，區分小說的哪些部分是虛構的還有哪些部分是寫實的，絕對是困難的。他對於遠東的基礎知識主要來自其他西方人的報導。我們甚至可以假設，他幾乎沒有機會實際使用與聽到漢語，尤其是接觸到以漢語作為母語的使用者。他的姊姊寶蓮（Pauline 又名 Marianna Luise, 1836-1886）於 1855 年嫁給生意人理查·馮·卡洛維茲·馬森（Richard von Carolwitz-Maxen, 1817-1886），此後多年追隨夫婿在廣東經商。<sup>27</sup>根據漢斯柯農的紀錄，某

21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Die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n Kennosuke Ezawa, and Annemete von Vogel, eds.,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Ein biographisches Lesebuch*, p. 20.

22 Gabelentz, "Die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p. 23.

23 儘管對現代的讀者來說，這句話是帶有種族歧視的意味，這位作者決定翻譯它並且盡可能保有原來的措辭。Gabelentz, "Die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pp. 20-21。部分翻譯摘錄自 Leese 撰寫的文章〈同情的表述——德國漢學家與 20 世紀之交的「東方學」問題〉，*Berliner China-Hefte* 26 (2004): p. 24。Daniel Leese 應用愛德華·薩伊德著名的「東方主義」的概念，測試早期的漢學家對於中國的意見。

24 Gabelentz, "Die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p. 22.

25 Gabelentz, "Die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p. 21.

26 Gabelentz, "Die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p. 22.

27 Martin Gimm, "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07-1874) und die erste manjurische Grammatik in Deutschland (Briefe und Dokumente aus dem Nachlaß)," *Oriens Extremus* 40.2 (1997): pp. 223-224 (FN 20)。根據 Gimm 的紀錄，馮·卡洛維茲在廣東的企業，中文名稱是「禮和洋行」。

次這對夫妻回到葆施威茨鎮的城堡度假時，還有一位能說道地廣東方言的中國保姆陪同。<sup>28</sup> 賈柏蓮孜很有可能藉著家族聚會的場合與這位女士見面。此外，在他 1883 年出版的《漢語語法的要素》（*Fundamentals of Chinese Grammar*）的序言中，提到有一位大清國駐德意志帝國柏林公使館的職員蔭先生（時任參贊），曾協助修訂並校正這本書的原稿。<sup>29</sup> 他高度讚揚這位蔭先生，他嫻熟的德語能力以及精湛的語法功力。對此，賈柏蓮孜這樣評價他：「我只能說他的能力無懈可擊」。<sup>30</sup>

綜合賈柏蓮孜與中國人有限的交往經驗、他的語言研究方法以及專攻古典文學等因素，扭曲了他對中國的印象。<sup>31</sup> 他認為高尚的漢語及其語法，就像所有中國人信服的儒家道德學說的信條，都是亙古不變的。由於他過於信賴古代的文獻資料，又缺乏第一手的中國經驗知識，導致他成為一位食古不化的學者，甚至覺得中國文化都是靜態的，這樣的看法出現在他所有關於漢學和語言學的出版著作之中。

#### 四、賈柏蓮孜的漢學著作

賈柏蓮孜遺留給後世大約三十篇專題文章、論文與相關著作，完全獻給漢語以及中國文化。<sup>32</sup> 當中他有幾

篇著作深入討論語言學和語法分析，以及幾篇撰寫關於中國社會和特定的哲學議題。

##### （一）語言學的著作

賈柏蓮孜的語言學著作以及漢語語法的研究無疑是他當前最為人熟知的貢獻。<sup>33</sup> 在這個領域，他並不是從零開始，而是仰賴無數篇來自法國及英國漢學前輩的文章，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瞭望世界。1878 年，賈柏蓮孜發表第一篇關於漢語語法的著作〈對漢語語法學的歷史與對漢語語法的理解〉。<sup>34</sup> 這篇文章包含兩個部分：首先，賈柏蓮孜以大篇幅、批判性的及詳盡的研究調查，批評了當時歐洲所有漢語語法的著作，一共 18 本書；接著，他介紹自己如何分析漢語的意見及想法。這篇文章也被理解為他三年後，於 1881 年出版的《漢語語法》的草稿。<sup>35</sup> 直到今天，賈柏蓮孜的漢語語法對於當代漢學研究仍佔有一席之地，它的主要貢獻在於替後世出版的漢語語法著作奠定深厚的基礎，如翁有禮（Ulrich Unger, 1930-2006）就出版過多本關於古典漢語語法的書籍。<sup>36</sup> 繼完成這本巨著的兩年後，他出版了《漢語語法的基本原理》一書，這也是他第三本主要關於漢語語法的研究。

儘管如此，他隨後出版的語法著作，總是以 1881 年

28 Gimm, "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p. 281 (FN 15).

29 這位蔭先生就是蔭昌（also Yin-Chang, Yin Chang）。後來（1901）他擔任大清國駐柏林公使。Erich Gütinger, *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en in Deutschland: 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ersten 100 Jahre ab 1822* (Münster: Waxmann, 2004), 134。

30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Anfangsgründ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 mit Übungsstücken* (Leipzig: T. O. Weigel, 1883), vii.

31 Daniel Leese 指出賈柏蓮孜的作品是強烈可辨識的，就是一種完全文本的、帶有古物研究偏見的研究方法。〈同情的表述〉，頁 25。

32 在附錄，他的漢學著作被整理為依照時序編排的概要。

33 在這篇文章，唯獨只有他關於漢語的作品被討論。

34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en und zur Lehre von der grammatischen Behandlung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ZDMG* 32 (1878): pp. 601-664.

35 Michael Friedrich, 「文言的漢語」，頁 46-48。標題的翻譯採用自這篇文章。

36 翁有禮未出版的語法書，在術語和結構上類似賈柏蓮孜的專書，不過，內容更詳實、紀錄更周延。Ulrich Unger, *Grammatik des Klassischen Chinesisch* (Münster: not yet published, 1987-1997, 10 vols.)。Recently a translation of his grammar into Japanese was published。最近，他語法書被翻譯成日文版已經被出版。Kawashima Atsuo 川島淳夫翻譯，*Chūgoku gobunpō: Teikyū buntai to gendai no nichijō-go o nozoku* 中国語文法：低級文体と現代の日常語を除く（Tsuchiura: Inamoto Printing, 2015）。由姚小平所翻譯的簡體中文版，也即將被北京外國語大學發行。

出版的《漢語語法》一書作為重要的參考依據。在許多章節中，他藉由不斷補充新的出處及引文，或修訂先前的論述，進一步修正及增添這本書的內容。<sup>37</sup>此後，他不再撰寫內容包羅萬象的語法書，而是為語言研究的專書撰寫單篇論文〈莊子〉。<sup>38</sup>這也是他最後一篇關於漢語及其語法的長篇著作。

經過多年的歷練，賈柏蓮孜對漢語的看法改變了，儘管某些方面的看法還是一樣。一般來說，他認為古典文學所記載的語言跟上古時代的口語差不多，雖然兩者之間有可能存在一些差異。這個意見在他 1889 年出版的〈盜跖——莊子的一個諷刺條目〉文章中，澄清了自己的想法。<sup>39</sup>根據賈柏蓮孜的想法，這內容代表了古典的口語，雖然可能有人質疑這篇文章的文學價值，但他讚賞它對漢語歷史的重要性。他這樣寫道：

如果盜跖的作者沒有記載當時的口語，謹慎地重現當時公眾的說話方式，可能省略（低俗）猥褻的言語，那他最好被稱為初學者……作者們可能潤飾、強調或圓滿他們的措辭，如同我們現在的作法，但他們所寫的畢竟全是根據那個年代的口語用法。<sup>40</sup>

經過幾個世紀的演變，出現古典語言的沒落，以及寫作與語言分離的現象。如同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 1955-）曾這麼分析：

在 1878 年，他心目中有一種語言，似乎從古至今流傳數千年，卻不曾出現重大的改變。在 1883 年，相較之下，他將漢語區分三種不同的類別：第一種是士人階級都聽得懂的口語；第二種是古代的语言以及較高雅的文體；第三種則是各地的方言。<sup>41</sup>

然而，他總是堅信那些在經典文獻中看得到的文本都是高尚的語言。除了上述提過的研究之外，他還進一步寫過多篇關於漢語及語法的短篇文章，甚至應用了語言學的方法在他有關哲學與文化的文章中。<sup>42</sup>

## （二）關於哲學與文化的著作

綜觀賈柏蓮孜的研究生涯，除了漢語及其語法的專業領域之外，他對中國哲學也有濃厚的興趣。他貢獻給中國哲學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先前提過關於〈太極圖〉的博士論文。在接下來的幾年期間，他主要持續進行漢語語法及一般語言學的研究，未曾開始在中國哲學的相關領域發表學術文章。而第一篇關於哲學的文章，就是出版於 1886 年以法語撰寫的〈管子〉（Guanzi）。<sup>43</sup>這篇文章可以被區分為兩個部分：首先，以傳記體裁概述管仲的生平（trad. 7<sup>th</sup> c. B.C.），特別偏重《史記》的說法；其次，由賈柏蓮孜完整翻譯並解釋《管子》這本書的第一卷所組成。幾年後，1892 年他發表第二篇關於管子的

37 For example: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對我的漢語語法書進行一些補充」,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 (New Series) (1885): pp. 227-234。

38 在這篇文章中，他既沒有提到這篇文本的內容也沒有提供任何長篇的翻譯。對此，他坦承自己對於這篇文本的認識還很粗淺。Georg von der Gabelentz, "Beiträge zur chinesischen Grammatik. Die Sprache des uang-tsi," i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ed., *Abhandlungen der philologisch-historischen Classe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10 (Leipzig: S. Hirzel, 1888), pp. 579-638。

39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Der Räuber Tschik, ein satirischer Abschnitt aus Tschuang-tsi," i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ed.,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Leipzig.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41 (Leipzig: S. Hirzel, 1889), pp. 55-69.

40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盜跖——莊子的一個諷刺條目〉, *The China Review* 18.6 (1890): 365-366。

41 Friedrich, "Literary Chinese," p. 51.

42 對於這個研究方法的範例是他在上述提到關於盜跖的文章。他的註解主要關注在這章節內容中的語法現象。

43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L'œuvre du philosophe Kuàn-tsi; spécimen du texte, traduction et note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japonaises, chinoises, tartares, indo-chinoises et océaniques* 5 (1886): 81-103.

文章（〈管子的哲學、著作的範例、翻譯及其註釋〉）。雖然這篇文章的內容與先前（1886年）以法文發表的版本，僅僅在於序言上有所不同，但還是值得一提。

此時，賈柏蓮孜抨擊幾位學術圈的同行，因為他們懷疑古典文獻的真實性，從而大大威脅到古典文學的名聲。相較之下，他認為古典文獻都是可採信的，於是他提出三大理由支持這個假設：首先，偽造簡牘太難，還要讓木條看起來像原本的一樣舊；其次，模仿一位作者的寫作風格和內容必須看起來可信，但從中國人喜歡引用冗長的段落來看，文本之間的重疊是沒有意義的。當一個段落會出現在不同版本的其他地方，大體而言是因為漢語文本的結構鬆散所致；第三，既然沒有早期的手抄本流傳到今天，他主張應當相信後世的評論家以及書籍的內在證據。<sup>44</sup> 然而，特別是20世紀陸續發現的竹片、木條或絲織品等版本的手抄本，已經在在證實賈柏蓮孜在這個方面的看法是錯的。後來文章的其餘部分提供〈管子〉幾個新的見解，而且只收錄他在1886年翻譯的節略版本。然而，藉由嘗試在其他古典及後古典時代的文本中找到與管子相似的學說，他試著找尋更多關於資料出處的真實性。<sup>45</sup> 這也是他通曉大量古代中國文學的證據。

繼第一篇管子研究出版後，他接著發表關於道家文子的短篇論文章。不過，在他獲得《二十二子》叢書的副本之後，才知道此篇文本的存在。當他注意到，因為其他的資料出處幾乎不曾提到這篇文本，外界對於這篇文

本的真實性產生諸多懷疑。儘管如此，如同其他事例，他認為沒有理由去質疑它的真偽，而且也相信關於文子的傳統說法——文子曾是老子的弟子。<sup>46</sup> 一年之後，他另外出版兩篇關於中國哲學家的文章，其中一篇是關於墨翟與一篇關於孔子生平及其學說的專題文章。

他有關墨子（trad. 5<sup>th</sup> c. BC）著作的資料出處還是參考《二十二子》叢書。此外，他提到一位身兼傳教士與植物學家的德國漢學家——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的翻譯。<sup>47</sup> 在這篇文章中，賈柏蓮孜首先介紹墨子，比較墨子與其他古代思想家的異同，因而嘗試將墨子置入當時的歷史背景中。<sup>48</sup> 接著，他討論了文本的內容，根據我們現代對這篇著作的理解可以正確地指出，僅有少部分的〈墨子〉被墨翟本人所記載，大部分的篇幅仍是由弟子所記錄。因此，〈墨子〉對他來說，似乎看起來更像使用另一種異質語言書寫成鬆散連結的散文集。賈柏蓮孜原本希望在另一篇更深入、完整且徹底的論文中討論這個現象，但他從未出版這篇論文。這篇文章也在他翻譯墨子第十一及第十二卷的部分後，劃下了句點。<sup>49</sup>

有關他寫過孔子及其學說的專書，是基於1888年在柏林發表成果報告的基礎所撰寫的；相較之下，書中的內容更詳盡精彩。在賈柏蓮孜有關哲學與文化的著作中，他展現了自己對孔子的迷戀；他將至聖先師視為「出類拔萃的中國人」。<sup>50</sup> 他在自己的序言中指出，「他認為孔子學說是一整套的哲學體系，廣泛地涵蓋所有中國

44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Vorbereitendes zur Kritik des Kuan-tsi," in Königlich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ed.,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1892.1*. Berlin: Verlag der Königlich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p. 127-128.

45 Gabelentz, "Vorbereitendes zur Kritik des Kuan-tsi," pp. 144-145.

46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Das taoistische Wên-tsi," i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ed.,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Leipzig.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39*. Leipzig: S. Hirzel, p. 436.

47 Ernst Faber, *Die Grundgedanken des alten chinesischen Socialismus oder Die Lehre des Philosophen Micius* (Elberfeld: Friderichs, 1877).

48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Ueber d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en Mek Tik," i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ed.,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Leipzig.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40*. Leipzig: S. Hirzel, pp. 62-64.

49 Gabelentz, "Mek Tik," pp. 64-66.

50 Gabelentz, "Mek Tik," p. 63.

的科學、政治、社會生活以及宗教信仰。所有事物都被有機地融合，並且一起成長；切割任何一個部分，將意味著對整個全體造成危害。」<sup>51</sup> 在中國，如同他所描述的，所有事物都是土生土長的，而且從一開始就深植於民間。當閱讀古代文學作品的時候，他曾形容一種印象「不僅僅涉及真實的一群人，還擴及整個民族和信仰，這完全是上下連貫的，而且自給自足的程度遠高於我們歐洲大陸。確實如此，中國就是這麼一回事。」<sup>52</sup>

這個看法也適用於孔子。一方面，賈柏蓮孜認為他是一位導師或者甚至可能是人民的統治者；另一方面，他相信孔子將整個民族的習俗具體化。<sup>53</sup> 如果我們要決定歷史人物的重要性，他寫道，我們必須根據空間、時間和強度等三個方面估量他們的影響力。因此，他認為孔子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因為他的學說流傳了近 2500 年，而且在道德、社會和政治方面對超過三分之一的人類擁有極大的影響力。<sup>54</sup> 對賈柏蓮孜來說，中國即為孔子，而孔子就是中國！「如果我們要理解孔子學說，我們必須了解華人的生活方式……而且我們要理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我們必須體認孔子學說。」<sup>55</sup> 這本專書的其餘部分，則包含孔子的傳記以及傳統上所有認定孔子為作者或編輯者的著作，也就是所謂的「儒家經典」介紹給讀者。

另一位賈柏蓮孜研究的哲學家就是老子，他認為老子是一位神秘主義者，也是最難理解的思想家。<sup>56</sup> 他對於老子文本的瞭解不夠深入，他也坦承要讀懂老子的著

作，自己需要天賦異稟的頭腦，這樣才能領會並解釋神秘主義者的想法。<sup>57</sup> 根據賈柏蓮孜的說法，文本之所以難以理解，因為老子只寫下扼要的想法給那些已經知道這個主題的讀者閱讀。<sup>58</sup> 對賈柏蓮孜來說，知識淵博的神秘主義者——老子，是一位異教徒的先知，因為早在耶穌誕生的五百年之前，他已經在講授基督教教義了。<sup>59</sup> 這聽起來令人意外，但我們必須假設賈柏蓮孜曾聯想到的某些道家學說，其內容是可以與基督教信仰相提並論的。就像他其餘的著作，他對流傳有關老子一生的傳說以及對《道德經》一書的真實性，表達有些質疑的態度。<sup>60</sup>

除了有關老子的文章，賈柏蓮孜在所有先前授課的基礎上，撰寫上述提過關於中國哲學家的文章。近乎所有的事例都顯示，賈柏蓮孜採用一種語言學和文獻學的方法去驗證文本的真實性，顯然他對文本的真實性一直是深信不疑的。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他對於歷史記載的正確性，諸如哪些哲學家們的生平還有對孔子哪些事蹟的印象特別深刻，具有一種天真的信賴感；在他的眼裡，這些人的學說不只存活了兩千多年，還支配著整個中華帝國。

## 五、與過去的關連性

最近，由川島淳夫（Kawashima Atsuo）翻譯的日文版《漢語語法》已經問世，而由姚小平翻譯的簡體中文

51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Confucius und seine Lehre* (Leipzig: Brockhaus, 1888), p. 3; Gabelentz, *Confucius*, p. 41.

52 Gabelentz, *Confucius*, p. 3. 部分翻譯摘錄自 Leese 撰寫的文章〈同情的表述〉, p. 25。

53 Gabelentz, *Confucius*, pp. 3-4.

54 Gabelentz, *Confucius*, p. 5. 關於這個觀點，他已經在先前就職演說的場合提過了。Gabelentz, “Die Ostasiatischen Sprachen,” p. 21.

55 Gabelentz, *Confucius*, p. 51.

56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Lao-tse,” in August Leskien, ed., *Allgemeine Encyc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Zweite Section, zweiundvierzigster Theil* (Leipzig: Brockhaus, 1888). p. 94.

57 Gabelentz, “Wên-tsi,” p. 441.

58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Lao-tse,” in August Leskien, ed., *Allgemeine Encyc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Zweite Section, zweiundvierzigster Theil*. p. 89.

59 Gabelentz, *Confucius*, p. 4.

60 賈柏蓮孜特別批評翟理斯，因為他提出對《道德經》的真實性存有疑義。Gabelentz, “Lao-tse,” pp. 89-90。

版《漢語語法》也即將發行；這些事實證明，關於賈柏蓮孜的漢語語法著作，不只被歐洲漢學家所重視，就連東亞學者也發現其價值。<sup>61</sup> 儘管賈柏蓮孜的語言艱澀難懂，迄今這些研究還是被認為有翻譯成日語及漢語的價值。

至於他其餘著作，其內容是相當有問題的，因為相較於現代的研究，他的看法似乎是相當幼稚的。無論如何，他有關哲學與文化的文章，對於瞭解歷史以及漢學的知識發展仍是一種時代的證明。

假如我們評論賈柏蓮孜之輩的先驅，我們必須牢記一件事，就是他們參考資料的來源十分有限。現在，我們不僅受惠於設備完善的圖書館，以及諸如字典、語法書等工具書，我們還有機會去使用綜合全文資料庫。與此同時，許多關於文本的來歷與真實性的問題似乎都被解決了，大量的研究資料被適切地翻譯，還有新的字典及語法書被編輯，這不正是該試試某些新的事物，例如開發新方法或尋找新議題的大好時機嗎？尤其在德國，漢學已經逐漸地轉型為政治或社會科學，文獻學的方法正被遺棄。<sup>62</sup> 但為何我們仍要費心於傳授學生們，這些前輩們的文獻學著作呢？難道在我國的大專院校設置現代化的課程使用社會科學為導向的漢學，以迎合熱門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學的需求，來培養青年學子豈不是更合適嗎？如果真是這樣，那就太輕率了。

當然，我們不能忽視新的研究方法模型，特別是那些允許我們反思過去的研究方法與發展出新的研究問題，但是：

紮實的技術基礎與文獻學分析的目標，包括：準確的翻譯與文本的解釋、批判與鑑賞、歷史音韻學與語言學、古文字學與金石學，還有最後不可

省略的輔助資料——參考書目，這些項目都應該被列為學生學習的重點。<sup>63</sup>

正是這些技術是分析資料出處的重要工具，無論對象是古典的文本或當代的新聞報紙。過去的漢學家掌握這些技術，而且在作者的眼裡，有些他們早期著作的缺陷，都是因為缺乏適合的研究資料和技術工具，而不是研究方法的不適當。反映在如同賈柏蓮孜所做的那些貢獻，可以幫助我們反思我們自己的研究方法。「理解東、西方學者兩者如何從事他們過去的工作——方法論的長期價值——正如學者得到結論一樣重要。」<sup>64</sup>

如此，漢學家們應該發揮他們傳統的強項，即文獻學；在某些情況下，使用這個強項結合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與模型，也可以獲得極好的成效。從這點來看，或許我們應該聽從孔子在《論語》中提到的建議，實際體驗「溫故而知新」的意義。<sup>65</sup>

## 六、結語

總結賈柏蓮孜所有發表過的著作，充其量他只是一位語言學家。對他而言，漢語及其語法是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而他的語言學研究方法也見諸於有關中國哲學家的著作之中。他的研究貢獻都反映在 19 世紀下半葉，缺乏合適研究資料的窘況。結果，賈柏蓮孜的文章常顯露出對研究資料的內容理解不足，搭配著作者天真地相信原始資料的真實性以及早期漢語文本的準確性。所以，很可能因為賈柏蓮孜有關孔子和其他中國哲學家的作品，致使後來的福蘭閣認為他只是半瓶醋。

談到賈柏蓮孜的語言學著作，我們可以瞭解漢學在萊比錫緩慢的發展。新的書籍已經從遠東運來，並且作

61 參考註 37。

62 以福萊堡大學漢學系為例，就在最近「慶祝」成為「去文獻學的漢學」，因為他們將文獻學視為落伍的研究方法。Anita Rüffer, "Einstiges Orchideenfach blüht auf," *Badische Zeitung* (5. 6. 2013): n.p. (<http://www.badische-zeitung.de/freiburg/einstiges-orchideenfach-blueht-auf--72483222.html>)。

63 Honey, *Incense*, p. xxii.

64 Honey, *Incense*, p. xviii.

65 *Lunyu* 論語 2.11, pp. 18-19.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

為持續改善賈柏蓮孜 1881 年那本開創性著作《漢語語法》之基礎。新的研究資料引領他修正對漢語語法的看法，包括他全歐洲同行的新著作。即使他提過漢學對國家的重要性，但那時候的研究員似乎更緊密地連結彼此，更勝於今天的我們。自 1950 年代以來，這本他仔細認真地研究著作已經多次再版。《漢語語法》最近被翻譯成日文版還有即將發行的簡體中文版，再次證明它到今天都不曾被遺忘，而且研究員對它的興趣不減，即便是在東亞地區。

雖然他們在有些方面已經落伍了，但舊的研究不斷有可取之處，因為他們喚醒我們反思漢學的歷史以及我們自己的研究。高度依賴於社會科學的方法和模型，卻忽略了傳統的「文獻學」，會造成怎樣的研究結果呢？缺乏一手資料的工作將會導向基礎薄弱的研究。更有甚者，由於大多數的漢學家都沒有接受嚴格地社會科學理論的訓練，後來的世代可能這樣稱呼我們，一如福蘭閣和歐德理曾經稱呼他們的同行與前輩：業餘愛好者與半瓶醋。

## 附錄：賈柏蓮孜發表過的漢學著作目錄

- 1862 “Mandschu-Bücher,” *ZDMG* 16: 538-546.
- 1863 “Bilder aus dem chinesischen Leben. Nach dem Roman King-Ping-Mei,” *Globus* 3: 143-146.
- 1876 太極圖 *Thai-kih-thu, des Tschou-tsi. Tafel des Urprinzipes, mit Tschu-hi's Commentare nach dem Hoh-pi-sing-li. Chinesisch mit mandchuischer und deutscher Übersetzung,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  
“Stand und Aufgaben der chinesischen Lexicographie,” *ZDMG* 30: 587-602.
- 1878 “Proben aus Victor Strauss' Schi-king-Übersetzung mit Text und Analyse,” *ZDMG* 32: 153-166.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en und zur Lehre von der grammatischen Behandlung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ZDMG* 32: 601-664.
- 1879 “Kin-ping-mei. Les aventures galantes d'un épicier. Roman réaliste, tradui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u Mandchou [excerpt],” *Revue orientale et américaine* 3: 169-197.  
“China und Japan,” *ZDMG* (Jahresbericht 1876-1877), 45-62.
- 1880 “Zu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Leipziger Zeitung* (wissenschaftliche Beilage) 92: 545-547.
- 1881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e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Die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Unsere Zeit* 1881.1: 279-291.
- 1883 *Anfangsgründ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 Mit Uebungsstücken.*  
“China, Japan und die isolierten Völker Nordostasiens,” *ZDMG* (Jahresbericht 1878): 97-107.
- 1884 “Zur grammatischen Beurteilung des Chinesischen.”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 1: 272-280.  
“Ueber Sprache und Schriftthum der Chinesen.” *Unsere Zeit* 1884.2: 623-645.
- 1885 “Some Additions to My Chinese Grammar,”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 (New Series): 227-234.  
“Zur Lehre von der Transskription,”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 2: 252-257.
- 1886 “L'œuvre du philosophe Kuân-tsi; spécimen du texte, traduction et note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japonaises, chinoises, tartares, indo-chinoises et océaniques* 5: 81-103.
- 1887 “Das taoistische Wên-tsi,” I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ed.,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Leipzig.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39. Leipzig: S. Hirzel, pp. 434-442.  
“Zur chinesischen Sprache und zur allgemeinen Grammatik,”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 3, 92-109.

- 1888 “Beiträge zur chinesischen Grammatik. Die Sprache des uang-tsi,” I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ed., *Abhandlungen der philologisch-historischen Classe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10. Leipzig: S. Hirzel, pp. 579-638.
- “Ueber d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en Mek Tik,” I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ed.,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Leipzig.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40. Leipzig: S. Hirzel, pp. 62-70. *Confucius und seine Lehre*. Leipzig: Brockhaus.
- “Confucius and His Teaching,” *The China Review* 17.2: 61-82.
- “Lao-tse,” In August Leskien, ed., *Allgemeine Encyc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Zweite Section, zweiundvierzigster Theil*. Leipzig: Brockhaus, pp. 89-94.
- 1889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Lao-tse,” *The China Review* 17.4: 189-198.
- “The Style of Chuang-tsi,” *The China Review* 17.5: 292-298.
- “Der Räuber Tschik, ein satirischer Abschnitt aus Tschuang-tsi,” I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ed.,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Leipzig.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Classe* 41. Leipzig: S. Hirzel, pp. 55-69.
- 1890 “Robber Tschik, a Satirical Chapter from Tschouang-tsi,” *The China Review* 18.6: 365-373.
- 1892 “Vorbereitendes zur Kritik des Kuan-tsi,” In *Königlich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ed.,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1892.1. Berlin: Verlag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p. 127-152.
- 1893 “Zur Lehre vom vergleichenden Adverbialis im Altchinesischen,” In *Königlich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ed.,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1893.2. Berlin: Verlag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p. 465-470.

### 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申請須知

- ※ 本中心獎助國外大學和學術機構之外籍漢學研究學者來臺研究
  - ※ 提供經濟艙直飛來回機票乙張及每月研究補助費
 

教授級	NT\$ 60,000	副教授級	NT\$ 50,000
助教授級	NT\$ 40,000	博士候選人	NT\$ 40,000
  - ※ 提供在臺獎助期間意外傷害保險新臺幣一百萬元（附加意外傷害醫療保險）
  - ※ 研究期限：三個月至一年
  - ※ 申請文件：1. 申請表 2. 簡歷表（含著作目錄）3. 研究計畫 4. 推薦函至少一封
  - ※ 截止日期：105年5月31日（提出106年1月至12月研究申請）
  - ※ 如欲了解詳情，請洽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或上網查詢申請
-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 電話：886-2-23147321 Fax: 886-2-23712126  
E-mail: ccsgrant@ncl.edu.tw http://ccs.ncl.edu.tw